

饭圈文化视域下青少年社会认同 的反思及重构路径*

毕红梅 侯世颖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人们通过社会比较和群体标识进行自我归类而产生社会认同,进一步演化出截然不同的社会态度及行为。饭圈文化作为青少年群体间流行度最为广泛的亚文化现象之一,曾在个体层面、群体层面、社会层面三个维度全方位影响青少年的社会认同。随着国家相关部门对饭圈文化乱象的整治进程不断推进,青少年通过饭圈文化引发的社会认同出现松动。从饭圈文化视域切入,对青少年社会认同现状进行反思,是更好面对后饭圈时代到来并重构青少年社会认同的必然要求。饭圈文化虽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青少年追寻个人价值、收获归属感、增强社会参与度,但更容易造成青少年角色定位迷失、人际交往盲目、社会价值观动摇。这种“双刃剑”的影响深嵌于青少年社会认同形成的各个环节,演化出内在运行规则,即流量至上规则主导下资本和媒体联姻促使青少年社会认同萌发,青少年自我同一性探索过程中内外因素碰撞推动青少年社会认同建构,舒适与娱乐表象掩盖下的劳动控制强化青少年社会认同巩固,饭圈信任危机背后不稳定的动态结构加速青少年社会认同扩张。因此,坚持主旋律文化引领,改变文艺行业“唯偶像论”的畸形选择,重塑正确的青少年自我价值秩序,进一步整治饭圈文化乱象,是破解当下饭圈文化依旧影响青少年思想状态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饭圈文化 社会认同 价值观 青少年 粉丝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3)04-0086-09

一、引言

饭圈文化是互联网时代我国最具有影响力的亚文化现象之一,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成果自2018年起逐年增多,2021年后稍有回落。最普遍的研究思路是基于饭圈热点事件的案例分析,学者多聚焦于剖析该事件的生成原因、发展机制,归纳各方立场及其背后的利益

动因,预测事件的最终结果及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以冲突最为激烈的“227肖战事件”为例,申金霞和万旭婷认为冲突产生的关键在于饭圈文化带来追星圈层化进一步导致了群体极化,并从粉丝的心理机制、饭圈的传播结构、网络的互动情景和亚文化色彩浓厚的社会文化氛围入手分析了饭圈群体极化的生成机制;^[1]尹一伊则从社会技术角度切入,认为这是一场明星粉丝、

收稿日期:2022-06-20;修回日期:2023-05-27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图像时代社会思潮的视觉传播及引领研究”(18ZD106)

作者简介:毕红梅,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侯世颖,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同人粉丝及其他趣缘社群参与者围绕平台和技术展开的话语纷争,算法对饭圈文化及相关话语的建构是冲突爆发和激化的重要原因。^[2]

自国家相关部门明确整治饭圈文化乱象后,学界关于饭圈文化的整体性研究增多。张钧莉、方明东在回顾饭圈文化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归纳饭圈文化失范表征,进一步分析成因并提出治理措施。^[3]这种对饭圈文化基于宏观角度的考察已逐渐成为主流。此外,关于饭圈文化研究的学科视角也日渐丰富,在新闻与传媒、社会学与统计学等传统研究视角的基础上,文学、思想政治教育等学科逐步加入。无论是孙群、王永益等学者将饭圈文化与青年价值观教育相结合的研究,^[4]还是席志武、李华英等学者关注到饭圈文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并提出应对策略,^[5]这些最新的学术成果都体现了饭圈文化研究的最新动向。遗憾的是,饭圈文化近年来快速崛起又在短时间内退出主流视野,学界未能对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细致探讨。面对后饭圈时代的客观到来,学界目前仍鲜有相关学术成果呈现。

青少年作为饭圈的构成主体,社会认同曾受到饭圈文化“围剿”。青少年是社会认同研究关注的重点群体之一,有研究表明,社会环境的改变和青少年自我认知风格的转变会造成他们社会认同的改变,天然具有公信力的媒体也被证明会对青少年社会认同的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6]在饭圈文化影响力飞速扩张时,文娱行业一度被其裹挟,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也受到其影响而不自觉地发生改变。特别是活跃于饭圈中的青少年群体,他们受饭圈影响最为深刻,把饭圈模式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将饭圈标准作为认知世界的方式,形成了一种以“为偶像打榜”为中心的新型生活方式。当饭圈文化的影响力开始突破娱乐领域而向各个领域扩张,其本身也脱离一种边缘文化获得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力,网络上的娱乐博主和粉丝后援会在不自觉中转化为代表粉丝团体和饭圈文化发声的

平台,在强调其偶像完美和不可侵犯的同时,带领青少年通过饭圈出征等形式加强对自身群体的认同。被饭圈文化主导了社会认同的粉丝们一方面霸道地要求所有人、所有行业都要给予其偶像特权,另一方面又因资源利益的重合与其他偶像的粉丝冲突日益激烈。

以“清朗”专项行动的开展为标志,国家相关部门联合对饭圈文化乱象的整治已经两年有余。盛极一时的饭圈文化虽热度逐步冷却,但其社会影响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退出人们视野。不同于以往简单聚集的追星群体,“饭圈”作为一种强调边界感的“新的圈层文化机制”,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偶像市场的运营思路,“饭圈文化”作为伴随着饭圈发展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在不同程度上依然动摇青少年正在构筑中的社会认同。客观反思饭圈文化对青少年社会认同发展的影响,剖析饭圈文化影响青少年社会认同的路径,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是本文的研究意义所在。

二、饭圈文化对青少年社会认同的双重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泰弗尔为代表形成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指的是“个体从他感知到的自身所属团体那里得来的自我形象,以及作为团体成员所拥有的情感和价值体验”。^[6]个体通过社会分类来识别环境,同时也识别自我并对自我进行分类,进而通过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原则建立起相应的社会认同。社会认同既包括个人对自我认知及归类的自我认同,也包括认知他人及感知他人如何知觉自己的他人认同。该理论是一种典型的群体间理论,按低阶到高阶的角度,个人社会认同可分为个体层面、群体层面、社会层面三个维度。

饭圈文化之所以在热度退却后依旧对青少年的社会认同拥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正是因为其影响全方位渗入在青少年社会认同的个体层

面、群体层面、社会层面各个维度,存在部分正面影响的同时被负面影响主导,使青少年的社会认同陷入冲突境地。

(一) 个体角色呈现中的价值追寻与定位迷失

个体层面的社会认同主要是指个体在社会交往中获得的自我认知,是对他人和社会形成正确认知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饭圈文化影响青少年社会认同的首要维度。

一方面,饭圈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青少年追寻个人价值。偶像作为饭圈建立的基石,对青少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亦具有类似榜样的引导力。娱乐市场中的偶像大多以努力、正直、善良、单纯等为人设标签,青少年在不自觉地将偶像人设映射于自身时,会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能量,推动青少年追寻个人价值。同时,饭圈为帮助偶像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会组织和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如以偶像的名义进行植树、向偏远山区的学生捐赠必要的生活物资和学习用品、义务宣传偶像提及的公益知识等,青少年参与这些活动可收获一定的价值体验。

另一方面,饭圈文化也会使青少年个体角色定位迷失。相较于人们对青少年在追星中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一理想构思,更多青少年在饭圈文化中并没能实现自我的清醒认知,反而在热切追星的氛围中愈发迷失自我。饭圈文化处于鼎盛期时,社交平台上关于偶像的批评甚嚣尘上,大量青少年在毫无思考的前提下选择无条件支持偶像,合理化偶像的一切行为,并把为偶像打投、控评、集资等饭圈行为视为自己的义务,甚至认为作为饭圈成员是他个体承载的全部情感和价值意义,逐步沉溺于饭圈。青少年在饭圈文化的狂热情感中不仅消解了自我的平和理性,将饭圈成员作为首要社会角色的自我认知,也不可避免地消解了青少年本有的学生、儿女等其他社会人角色。这种极端认知是饭圈文化的常态,青少年毫无底线地支持和应援偶像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一段时间内不得不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这种乱象也加速了饭圈文化自我反噬的进程。

(二) 群体角色呈现中的归属感与交往盲目

个体在进行自我认知的基础上会进行自我归类,由此达成群体层面的社会认同。饭圈文化吸引青少年的另一原因便是其群体间热烈的氛围感。饭圈频繁交往沟通的环境和成员与偶像休戚与共的联系感,对“Z世代”的青少年稍显新奇又极具诱惑。这是饭圈文化影响青少年社会认同的关键维度。

一方面,饭圈客观上有助于青少年缓解精神层面的孤独和迷茫,以较低的门槛收获群体归属感。个体进行自我归类的过程是增强自我与其他群内成员相似性的过程,是在得到积极情感的基础上与其他群体进行区分的过程。饭圈是以青少年为主体构成的较为典型的同辈群体,其相仿的年龄、共同的偶像以及基于前两者产生的相近观点和立场使饭圈成员在短时间内就可以产生亲近感。如饭圈经常举办集体活动,成员们在增强彼此接触和了解的同时,也可以在活动的参与和付出中得到满足。饭圈活动不仅增强了饭圈本身的凝聚力,更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青少年的集体情感,使青少年容易对饭圈群体产生信任和依赖,愿意为群体付出。

另一方面,在和谐交往的表象下,饭圈亦蕴藏着严重的交往危机,随时可能对青少年的社会认同产生冲击。青少年在饭圈文化主导下,自我归类标准被简化为是否喜欢同一个偶像,在该标准下未成为内群成员的所有人都被视为敌人。饭圈文化这种以简单粗暴的是非标准划分朋友圈的行为,使青少年的人际交往频繁陷入盲目跟风的混乱状态。低标准的交友门槛看似会帮助青少年广结好友,但各个饭圈间实则敌对情绪颇深。偶像人设高度相似使其在资源和利益方面多有重叠,各饭圈之间长期存在竞争与摩擦。为争夺更多偶像资源和获取更积极的群体比较结果,青少年排斥非自己偶像饭圈的所有人,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青少年的交友范围和眼界。即使在同饭圈内,成员间的矛盾也会在进一步交往中凸显。随着青少年间交流的频率和深度增强,不同个性的个体间磨合会愈

发困难。单一的对于偶像的喜爱已不足以抹平这些矛盾,饭圈成员自身又缺乏足够的能力巧妙化解此类交往危机,以至于绝大多数饭圈群体在团结的表象下都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三) 社会角色呈现中的社会参与度增强与社会价值观动摇

马克思曾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P135)}成为“社会的人”是每个人社会认同建构的最高层面,也是饭圈文化影响青少年社会认同的最高维度。

一方面,饭圈文化有助于青少年增强社会参与度。饭圈频繁开展的活动拓宽了青少年的生活半径。饭圈构成虽以青少年为主,但群体来源丰富。以网络为主阵地的活动模式打破了地缘的限制,拥有不同学习和生活背景的青少年被联系在一起,加入饭圈使他们得到更多接触社会的机会。此外,饭圈的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青少年的社会参与能力。如偶像演唱会应援、生日庆典、出道周年庆典等线下活动,青少年都直接参与其中,不仅要做好活动宣传,动员饭圈成员积极参与;还要预定活动场地,保证活动的有序进行。许多饭圈活动并不局限于饭圈内部,而涉及与社会各行业的联系与合作,如参与知名商业品牌、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的联名活动。饭圈文化语境下,该类型活动的举办彰显了偶像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扩张,青少年会把参与大型跨行业的活动视为荣誉,在这些活动中也会收获更为丰富的社会锻炼和社会体验。

另一方面,饭圈文化亦极大增加了青少年社会价值观动摇的风险。情感狂热和言行偏激是饭圈文化最直观的表征,也是一直被社会公众诟病的重点。对偶像的喜爱支撑青少年组织、参与各种活动,却也遮蔽他们的双眼、混淆他们的视听。当偶像出现负面消息,相对于判断事情真伪,饭圈会把维护偶像形象放在第一位,将一切关于偶像的不利言论归结为他人的污蔑和诋毁,很难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看待和分析社会现象。如前飞轮海成员吴尊隐婚生子、前火箭少女101成员孟美岐涉嫌插足他人感

情等偶像个人道德争议;张哲瀚参观靖国神社并与象征军国主义的旭日旗合影、韩国偶像组合Super Junior成员崔始源点赞支持香港暴动的推文、泰国男星Bright转载涉及辱华的帖子等涉及国家利益的偶像“塌房”事件,这些负面新闻一经曝出,无一不在网络上引起激烈争论。部分青少年发现自己崇拜的偶像“人设崩塌”时,依旧选择站在偶像这边,在“永远支持哥哥”的绝对立场和“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合理化偶像行为中,为支持偶像不断打破原则、放弃底线,扭曲自我的价值观。

三、饭圈文化影响青少年社会认同的内在机理

青少年社会认同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有机结构整体。饭圈文化深嵌于青少年社会认同的酝酿、建构、巩固、扩张等各环节,形成内在的运行规则。

(一) 资本和媒体联姻促使青少年社会认同酝酿

资本与媒体既是催生饭圈文化的根源,也是将饭圈文化嵌入青少年社会认同的开始。

饭圈文化依托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滋生,并依此蓬勃发展。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带动以娱乐消费为主要卖点的商业文化环境逐步形成,饭圈文化正是依托这样的土壤发展壮大。资本和媒体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推出文化产品,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传播媒介的服务对象时,资本发现创造娱乐文化产品可以收获最大的边际效益,偶像便是其重要产品之一,饭圈文化由此获得了蓬勃发展的机会。

当代青少年作为“网络原住民”,其社会认同在产生阶段就已承受着饭圈文化带来的娱乐体验和情感满足,并视该现象为理所当然。在大众媒介普及之前,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与获取半径都十分有限,娱乐形式也较为单一。如今青少年过早接触到偶像通过画报、电影、综艺等娱乐形式带来的高强度视觉和感官冲击后,

很难将关注度转移至除娱乐行业之外的领域,这使饭圈文化从一开始就深刻影响其生活理念及生活方式。当“娱乐至死”从构想走向现实,当“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8](P8)}饭圈文化获得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力,冲破社会控制力,上升到影响乃至主导青少年自我认知、自我归类的高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 内外因素碰撞推动青少年社会认同建构

社会认同在内在思想矛盾运动转化和外部环境影响的相互作用中建构,青少年不稳定的身心状态与被表象裹挟的饭圈文化相碰撞,使其社会认同建构深深打上了饭圈文化的烙印。

内在因素方面,青少年处于成长关键期,不稳定的身心状态容易诱发自我同一性危机,扩大其社会认同建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青少年本身比较迷茫,认知水平快速发展并拥有旺盛的求知欲,但丰富极端的情感体验和尚未成熟的认知能力使其难以独立完成内在思想矛盾运动的转化,快速实现自我同一性达成。青少年进行自我探索的方式有很多,相对于有较高准入门槛且需要长期经营的读书、摄影、旅行及其他生活情趣的培养,追星显然门槛更低也有更强的吸引力。饭圈包容的表象为这些迫切需要探索个人存在意义、寻找自我人生价值的青少年提供了暂时依靠,不自觉中承担起青少年社会认同建构的责任。

外在因素方面,饭圈文化作为娱乐消费催生的产物,缺乏正常的发展空间,使青少年社会认同处于价值失序的状态。在为偶像控评打榜的忙碌中,青少年似乎摆脱了焦虑和迷茫,但饭圈成员间的交流内容大多浅显,并不能上升至更高层面的精神交流,这注定饭圈不可能成为青少年精神世界长期的“避难所”,也不可能帮助他们找到正确的自我定位和人生方向。相反,步入饭圈的青少年在追星群体的影响下,更容易被狂热的情感支配,暂时丧失理性思考的能力。当偶像承载了青少年对未来自我的完美设想,饭圈便会将其偶像塑造为“阿弗洛狄特”般

的存在来景仰,青少年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为自己的偶像争夺最高的榜单排名、最多的集资数额、最亮眼的商务数据,看似成为了守护偶像的“战士”,实际上其社会认同被深深打上了饭圈文化的烙印。

(三) 劳动控制强化青少年社会认同巩固

饭圈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和行动力背后,是一种不同于此前任何生产形式的全新劳动控制方式——以“拉康-齐泽克体系”为基础的劳动控制,即“支配基于一种真实的幻象”。^[9]青少年藉由饭圈文化给予的特定体验进入以偶像为核心而构筑的幻象中,追求虚假的快感,心甘情愿成为维系饭圈运转的劳动者,在此过程中不断巩固社会认同。

青少年十分容易陷入偶像构筑起来的“真实幻象”,并为其付出劳动。饭圈成立伊始就强调情感对于支撑和维系该群体的重要性,对偶像的爱慕不仅为饭圈带来高度凝聚力,也使青少年更容易陷入集体性的迷狂。正如同《乌合之众》书中所言,“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10](P16-17)}在绚丽闪耀的舞台包装与偶像清风细雨的情话渲染下,青少年毫无怨言地为偶像欢呼呐喊,展开骂战,看不清社会,看不清周遭,也看不清自我。他们丝毫不在意偶像的实力如何、作品如何,被暂时性地引入一种眩晕的状态。

饭圈文化中这种基于“真实幻象”的劳动支配是舒适的,青少年的社会认同由此进一步巩固。青少年沦为娱乐的附庸,在偶像的微笑服务和饭圈成员共同努力追星的氛围中收获虚假的幸福感,逐步消解了思想的能力与反抗的意愿。^[9]即使饭圈的运营维系走向职业化,成员被要求高强度工作,且无法获得与付出等量的经济报酬,但因为饭圈工作本质上是一种情感性与娱乐性并存的劳动,其劳动形式、内容和产品都是为了“爱”与“愉悦”,青少年依旧乐此不疲。当青少年可以在为偶像的付出中得到满足,在饭圈中找到归属感,在偶像构建的幻象中将

繁重的劳动过程视为“奉献”与“娱乐”，其社会认同便在饭圈周而复始的劳动中得以巩固强化。青少年必须投入更多时间、精力、金钱来证明自己偶像的爱，以夯实自我认知和对饭圈群体的归属感，这些投入又进一步将青少年深深束缚于饭圈文化中，使社会认同走向偏激，甚至演化出敌视所有其他群体的执念。

（四）不稳定的动态结构加速青少年社会认同扩张

饭圈文化如今依旧对青少年社会认同具有明显影响，但在其影响下构筑的社会认同并非牢不可破。由于缺乏最基本的价值秩序支撑，饭圈文化影响下的社会认同极易引发坍塌，青少年们的社会认同正是在这种极不稳定的动态结构中实现快速扩张的。

饭圈文化价值秩序的失衡，注定其构筑的社会认同缺乏稳定的根基和结构。饭圈文化带来的社会争议近两年急剧减少，娱乐消费领域在经过近20年的飞速发展后步伐也逐步放缓，饭圈受益于前者而形成的严密的人员组织和高效的行动模式却没有受到影响。目前运营时间较长的饭圈内部依旧维持着独立完善的规章制度，涉及人员管理、活动组织、事件应对等各个方面。可饭圈自身缺乏正常的发展时间和发展空间，无法在组织架构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价值秩序和规范，此前饭圈文化的发展方向捉摸不透、发展力量不可控制正是缘于此。即使许多饭圈活动产生了正面的社会影响，这些良性影响也并非活动组织者的本意，更多是外部条件加持和偶然性碰撞的结果。这些案例既不能体现饭圈文化的根本价值，也不具有可重复性。

饭圈文化靠“志愿者热忱”推动的运行模式，加剧了青少年扩张其社会认同的步伐。饭圈文化语境下，粉丝与偶像之间具有极强的命运联系感，偶像只有依靠粉丝的支持才能有更好的资源和发展，粉丝只有无条件为偶像付出才能证明其纯粹的情感。饭圈价值秩序失衡的真实状态即使有偶像构筑的“真实幻象”掩盖，仍具有不可回避的缺陷，即缺乏耐久性。当青

少年在永无停止的劳动与付出中感到疲惫并进行反思时，“志愿者热忱”消退，“真实幻象”即被戳破，此时暴露于青少年眼中的饭圈运转像是一场巨大的庞氏骗局，青少年的社会认同走向消极。信心的动摇引发了吸引新人的必要性，这是个体面对消极社会认同启动的自我保护机制，青少年迫切需要通过宣扬其加入饭圈的心路历程来吸引新成员加入，使新成员在分担其劳动压力的同时证明其社会认同。“人是机械地照着社会认同原理去做的”“认为一种想法正确的人越多，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就越会觉得它正确”。^{[11](P163)}这是饭圈的人员流动性一直以来都高于其他社会群体的原因所在，部分在他人眼中饱受诟病、行为疯狂的追星一族，并非完全是非不分，而是迫切地需要通过他人肯定来获得自我肯定。

四、后饭圈时代青少年社会认同的重塑

畸形发展的饭圈文化在社会层面已经得到了全方位的严肃整治，青少年的社会认同终会在饭圈文化影响彻底褪去后出现部分“真空”，教育引导的积极介入对青少年重塑良性社会认同显得尤为重要。

（一）坚持主旋律文化引领，应对资本与媒体冲击

主旋律文化关乎整个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聚集，也关乎国家时代新人的培育。资本和媒体塑造的商业文化环境使青少年在社会认同萌发阶段就受到过度娱乐化影响，而具有独立发展能力和明确发展方向的主旋律文化在应对该冲击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坚持主旋律文化引领是重塑青少年社会认同的首要之策。

我们要继续坚持创建大众喜闻乐见的健康文化，用主旋律文化滋养青少年，防止商业资本与媒体过分占据文化市场。主旋律教育在青少年成长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面对青少年旺盛的求知欲和探索欲，营造健康的文化环境助

其成长是十分必要的。^[12]资本和媒体塑造的偶像本应承担起青少年人生榜样的角色,以真善美的人格品质对青少年产生优质的文化熏染,当其明显无法承载这些需求时,我们需要主旋律文化的引领以减少青少年在成长道路上的迷失,满足青少年审美需求和精神需求,进而培养其健全的人格。经过多年建设发展,丰富的主旋律文化作品已经可以在文化市场独当一面,为青少年思想教育提供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载体,帮助其正确构筑社会认同。

在更深层次上,主旋律文化还可以与饭圈文化有机融合,革新当前资本与媒体发展的浮躁之风。主旋律文化与饭圈文化并非势不两立,主旋律文化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具象的表现形式与传播载体,创作的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其庞大的受众群体与饭圈群体存在重合。^[13]饭圈文化在全面整治之前,就已经与主旋律文化尝试过交流融合,主旋律文化借助饭圈文化革新表达方式,又反过来影响饭圈文化内容的表达。如近年来《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等具有明显亚文化色彩表达的主旋律作品问世,不仅将人们对主旋律文化的刻板印象打破,更使主旋律作品进一步掌握文化表达的主动权。饭圈文化全面整治后,主旋律文化借助其形成的创新性的表达方式得以保留,对资本与媒体发展的指导方向也进一步明确。^[14]用主旋律文化的力量革新资本与媒体发展的浮躁之风,将以双赢的姿态帮助青少年构筑社会认同。

(二) 改变文艺行业“唯偶像论”的畸形选择,塑造良好外部环境

精神状态的动荡迷茫是青少年成长期不可避免的困境,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则是帮助其顺利建构社会认同的关键。近年来文艺行业受饭圈文化裹挟,只有改变其“唯偶像论”的畸形选择,文艺行业才能承担起帮助青少年建构社会认同的责任。

文艺行业不能被偶像市场绑架。在青少年夜以继日的打榜投票下,偶像成为高流量的代名词,对过度娱乐化的文艺行业而言,流量意

味着商业价值,商业价值可以衡量一切。当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将成功的砝码加注于偶像市场,饭圈文化上升至主导青少年社会认同的地位便显得理所当然。虽然在短期内文艺作品可以借助偶像的高流量扩张社会影响,实现盈利变现,但选择偶像引流带来的风险也是极高的。许多偶像的数据并不真实,青少年粉丝的实际购买力有限,在偶像“塌房”之后,与其相关的影视作品不仅会遭到封禁,还会承受其粉丝的施压和讨伐。

文艺行业在作品创作伊始就应承担起构筑青少年社会认同的责任。文艺战线是重要性不输于武装战线的存在,文艺作品的呈现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文艺行业的样貌。饭圈文化的倒塌证明了靠偶像主导文艺市场的路线并不可行,近年来群众对于文艺行业的失望,亦是对其“唯偶像论”选择的失望。只有真正熟悉群众语言的文艺工作者才能承担起人们对精神作品的需求,才能承担起构筑青少年社会认同的责任,他们才是文艺行业发展的支撑者,应当得到尊重与选择。文艺行业靠作品质量与口碑赢得市场的路径虽然投入成本高且回报周期长,但只有这样才能塑造出经得住时间检验的经典,才会对青少年社会认同的构建产生积极且正面的影响。

(三) 重塑青少年自我价值秩序,打破舒适的劳动幻象

构筑价值秩序是青少年社会认同重构必将面临的关卡,是冲破饭圈文化不良诱惑的核心。青少年拥有正确的自我价值秩序才能有定力识别一切披着美好外衣的劳动幻象,做出正确的价值抉择。

重塑青少年价值秩序的首要任务是要引导青少年认清饭圈文化本质,理智与偶像生活“割席”。了解饭圈文化本质是青少年树立价值秩序的前提,也是重构社会认同的基础。饭圈只是因喜爱某一偶像而聚集的群体,集资、打投、控评等行为不应成为饭圈常态与成员义务,不应该被视为入圈的基本门槛,更不应该

披着舒适的外衣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控制。青少年在参与饭圈活动时找寻个人价值固然可取,但陷入迷茫和偏激的“怪圈”便得不偿失。偶像可以作为青少年努力的榜样,但无才无德的流量明星不应成为青少年无法割舍的“牵挂”,粉丝更不应该为其错误买单并无底线维护。在偶像“塌房”时对其展开批评、理智离开并不是对偶像的背叛,而是一种自我保护。

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对根除饭圈文化不良影响的工作难度有心理准备,引导青少年探索正确的自我价值。绝大多数的青少年已经与饭圈文化产生了或多或少的联系,部分青少年甚至已经成长为饭圈的核心人物,想要彻底将饭圈文化的不良影响根除,势必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青少年原有的生活结构。如何引导深受其影响的青少年适应后饭圈时代的社会生活,实现重构良性社会认同的初衷,需要较强的工作方法和工作艺术。而寻找自我价值方能构筑社会认同,青少年只有在社会正向的价值引导与自我探索的过程中,才能找寻正确的自我价值。^[15]饭圈文化当下正处于整治过后价值失序的状态,在短时间内饭圈既不会消失,也不会重新崛起,但其与青少年的联系将依旧密切。我们应更好地把握和预测饭圈的未来发展方向,在与青少年群体有机融合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掌握青少年的思想动态,从而帮助其构筑社会认同,把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有机统一。

(四) 继续整治饭圈文化乱象, 稳定青少年社会认同结构

近两年来国家对畸形饭圈文化的整治主要集中于扫除饭圈乱象,我们应在继续做好现实层面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把重心放在破除饭圈文化对青少年的潜在影响上,由此才能帮助青少年建立稳定的社会认同结构,并对同辈群体产生良性的涟漪效应。

在现实工作层面,要进一步完善相关规范以维持当前整治成果。稳定的社会认同结构需要真实的精神力量给予支撑。中央网信办率先启动的“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已

取得了明显效果,接下来则要进一步规范行业标准,将对畸形饭圈文化的整治上升到“坚决抵制违法失德人员”“坚决抵制唯流量论”的层面。只有从根本上规范准入门槛,才能提高行业评判标准,创造出更多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同时要破除唯数据论的偶像市场评价模式,构建多元化的评价机制,使“偶像”一词从枷锁中被释放出来,打破流量明星的局限,不断拓展其外延。当偶像市场摆脱“比烂”的恶性循环,构建起健康的偶像文化生态,偶像才能传递更多正能量的精神影响,担负起建设青少年社会认同的责任。

在潜在影响层面,我们要在反思饭圈文化畸形扩张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调整开展青少年工作的方式。从组织青少年小范围地在网络上开展骂战到号召青少年有规模合理化偶像的不良行径,饭圈文化可以畸形扩张至此,既需要我们反思对于娱乐行业灰色地带监管的缺失,也需要我们反思在学校教育外对青少年思想状态关注和引领的缺位。社会、家庭、学校应三位一体、形成合力,帮助青少年建立稳定的社会认同结构,使畸形饭圈文化的不良影响降至最低。此外,饭圈文化发展不过短短十余年,以“偶像练习生”“创造101”为代表进入全盛时期更不过短短三四年,其活动参与人数和参与规模却超过了许多经营多年的社会组织。^[16]我们亦可以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参考饭圈的运营模式,帮助青少年拓展其社会实践领域,在正确价值观的指引下实现青少年社会认同的良性扩张。

五、结语

作为一种亚文化,饭圈文化在并不成熟的状态下过早迎来了发展高光时刻,在被热度反噬也终将退回其应有的位置。但青少年社会认同重塑却是持续的课题,后饭圈时代,青少年社会认同重塑的道路似乎扫清了一些障碍,却依旧任重道远。本文着更多笔墨于对畸形饭圈文化的批判,可当我们回顾饭圈文化短暂但

浓墨重彩的发展历程,会发现饭圈文化虽一直都饱受争议,本身却并无价值色彩,乱象频发中也偶有正能量时刻,例如饭圈女孩在香港发生暴动时打响的“阿中哥哥保卫战”。这不禁启发我们对后饭圈时代青少年社会认同重塑继续展开思考,在饭圈文化的负面影响基本消退后,能否尝试进一步挖掘其潜在正面影响并尝试落地,当这一设想可以实现,饭圈文化才会在真正意义上迎来新生,它将不再是“从大众文化攫取、借用的残留物”,^[17]而真正拥有可以帮助青少年重塑社会认同的实力。

参考文献:

- [1]申金霞,万旭婷.网络圈层化背景下群体极化的特征及形成机制——基于“2·27事件”的微博评论分析[J].现代传播,2021,43(8):55-61.
- [2]尹一伊.算法规训与粉圈实践:“227肖战事件”话语纷争的技术逻辑[J].文化研究,2021(3):86-96.
- [3]张钧莉,方明东.迷失的狂欢:“饭圈文化”失范表征、成因及治理[J].当代青年研究,2022(2):88-93.
- [4]孙群,王永益.极端“饭圈文化”视域下青年价值观培育的“难为”与“可为”[J].思想教育研究,2022(7):107-113.
- [5]席志武,李华英.“饭圈文化”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潜在风险及治理对策[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50(2):78-85.
- [6]闫丁.社会认同理论及研究现状[J].心理技术与应用,2016,4(9):549-560,573.
-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8]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9]贾文娟,钟恺鸥.另一种娱乐至死?——体验、幻象与综艺娱乐节目制作过程中的劳动控制[J].社会学研究,2018,33(6):159-185,245.
- [10]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 [11]罗伯特·西奥迪尼.影响力[M].闾佳,译.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3.
- [12]吕鹏.“饭圈”的拓扑结构及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思考[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19):40-45.
- [13]彭兰.网络的圈子化:关系、文化、技术维度下的类聚与群分[J].编辑之友,2019(11):5-12.
- [14]朱丽丽.数字时代的破圈:粉丝文化研究为何热度不减[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1):119-127,160.
- [15]白晓丽,七十三.群体中的亲环境行为:社会认同过程视角[J].心理科学,2022,45(2):439-445.
- [16]胡玉宁,徐川.青年圈群脉动的媒介感知与文化诠释——基于“饭圈”现象的叙事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0(11):70-79,93.
- [17]亨利·詹金斯,杨玲.大众文化:粉丝、盗猎者、游牧民——德塞都的大众文化审美[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65-69.

【责任编辑 杨从从】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Adolescents' Social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ndom Culture

BI Hongmei & HOU Shiyong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ubculture phenomena, fandom culture has affected adolescents' social identity in three dimensions: individual level, group level and social level. Although fandom culture can help adolescents pursue personal value, gain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enhance social participation. It is more likely to cause adolescents to lose their role orientation, bli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shake their social values. This double-sided influence is deeply embedded in the brewing, construction, consolida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formation of adolescents' social identity, and evolves internal operating rules. Therefore, adhering to the guidance of theme culture, change the idolatry of literary industry, helping adolescents reshape the correct order of self-value, further eliminat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abnormal fandom culture are the keys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current fandom culture still affects the ideological state of adolescents.

Keywords: fandom culture; social identity; values; adolescents; fans